

不是故事的終結

張伯權

■從一本情書談起■

書名：Letters to Felice
作者：Franz Kafka
出版：Schocken Books, New York
定價：美金十七塊五毛
頁數：六二〇頁

一面是熱情 一面是罪咎，不過罪咎只是熱情的另一面

1

去年，紐約 Schocken 書店又出版了一本卡夫卡的信簡，算來，距離他的逝世整整有半個世紀了。回顧卡夫卡的著作，首次在美國以英譯本出現的是「城堡」，那也是他死後六年的事了。包括這本「給費麗絲的信」在內，Schocken 書店一共出版了三本卡夫卡的書信集。其餘兩本，書名是：「給父親的信」與「給米蘭娜的信」。想要研究卡夫卡，想要真正認識卡夫卡，我認為除了他的日記，這三本書信集，尤其前二本，是非常珍

貴的。大家知道，卡夫卡和他父親的關係在「心理學界」是一件著名的「個案」。很多有名的心理學家都爭先恐後，啾啾不休的爲他「分析」。然而無論如何都抵不上這封長達六十頁的信函本身。這封信卡夫卡並未寄發，後來便交給了他的摯友布洛德。我無意在此贅述我的感想，但禁不住要譯幾段給讀者看看：

「前些日子，您問我，爲什麼我畏懼您。如同往昔一樣，我不知道要以什麼話來回答。一方面正由於我對您的畏懼；另一方面，我的言語無法達盡內心的感觸。即使現在給您寫信，也無法說盡一切。因爲，甚至當我落筆之時，這份恐懼以及它所帶來的影響，使我無法對您暢言。更因爲這個問題的程度已遠遠超過了我的記憶與理智範圍。」

「小時候我很膽小，但是我相信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樣的頑皮與執拗。我知道母親對我太縱容了，但我不相信我會難馴到無法管教，我不相信一句溫諷的話，輕輕的一握一牽，一瞥友善的眼色，我仍然會無動於衷，不顧你們的要求。……您希望把我養成一個強壯而勇敢的孩子。」

「有件事情至今仍然記憶猶新，我想您也不會忘掉吧！一天夜裏，我不停的抽噎，哭着要水喝，現在想來並非因爲口渴，大概是心頭煩悶，而又畏懼孤獨的緣故。當時您厲聲叱責無效，便把我從床上一骨碌拉下來，逕自帶到外面的陽臺，只叫我穿着一件睡衣，孤伶伶的留在那兒，而且把門鎖上。……那次以後，我變得很聽話了，但是我的內心却受到深深的傷害。……我在您的心中毫無意義可言，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雖然那只是一件極小的事，但這份毫無意義的感覺却經常壓迫着我。」

事實上，我所需要的外不是一點鼓勵，一絲友善。稍稍放開我的道路……」

自始至終都是壓抑的憤怒，尊敬，熱情，衝突和折磨。力量萬鈞，令人深深感動。

卡夫卡一生的信仰模糊，我們無法肯定指出，他這個人是「瘋狂」還是「痛苦」的難產兒。「信仰是如此困難，因為忍受痛苦是如此困難」。但他以堅強的創作來助長自己的勇氣，他稱寫作爲「一種禱告」。由此他得到了不可缺少的快樂；他說「這種快樂的感覺不時在心中湧現……同時，這種感覺促使我相信自己能力的存在。若其不存在，我也可隨時很肯定地讓自己相信它的存在。」這並非一種欺騙，而是一種願望。

他是生活得如此之深，他的書信使我們對人性的諒解，向前更推進了一步。我們無法憑藉既存的一般知識來尋求卡夫卡世界的「合理」解釋，他的「真實」非我們所熟識的任何理性範疇可以包孕的。我們須以親身的體悟與會心的同情來印證這個十字架。對於他的聲音，我們需要比對別人更大的耐心去傾聽。但我們急躁、不安，我們沒有耐性，而且愚昧，於是我們對自己開玩笑，把自己放逐在一片無愛的冰漠裏，隨日月的流逝而漂泊，終至於蛻化爲冰漠的一部份，忘却了人的存在。人的成長是依賴反省，而反省必需與人接觸。

3

「卡夫卡給費麗絲的信」，我們非得把它當作卡夫卡整體作品的一部分來看，絕對不能單獨分割；就如里爾克以及愛倫坡的書信是他們倆人作品的一部分一樣，雖然理由不盡相同。

當你翻開書扉，便是一幀卡夫卡與他的費麗絲的合照像。卡夫卡的嘴角微微掀起一絲笑意，在卡夫卡的臉上，這是很少看到的。這位脆弱而短命的作家，爲了一份「執著」，付出了極殘酷的代價——終生的孤獨與痛苦。想起五十年前，也是六月的季節，一個大雨滂沱的日子，他被送入了療養院，在那兒掙扎底吐出了最後一口氣。如果你對卡夫卡有相當的認識，此時心底必然湧起一股碎心的割痛，一抹親切的同情。卡夫卡是應該被尊敬的，他是我所知的最肯真誠思想的人之一；最忠摯於自己生活的人之一。要做到這兩件事，需要至大的勇氣。

從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封信始至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最末一信止，整整五年的光陰，款款魚雁，簡牘盈累。這本厚達六百多頁的書信集，是卡夫卡氣質與感情最繁複的結合。寄意寄情，纏綿醇醪。卡夫卡幾乎每日一信，甚而有時一日數封，最高記錄一口氣寫了二十九張信紙。他住在布拉格，她在柏林。因此書信的傳遞成了兩人之間相互瞭解的唯一繫綰。卡夫卡的性情在信裏毫無掩飾，表露淋漓。他對她傾談自己的健康情況，談人生觀，談文人和作品，也談自己的寫作情況，以及日常生活點滴。他深切的剖析自己，將自己的生活忠實的記錄下來。卡夫卡自己曾這麼說過：「如果你們想徹底理解這些書，就需先瞭解我。對我的生活，個性，遭遇，和夢幻必須要有深入的瞭解。」他的書信已可滿足我們這個願望。

卡夫卡不是曖昧主義者，或是思想頹廢者，他的心智是明晰，清澈的，只要你肯坦白面對他，其所謂的神秘性必可逐漸澄清，否則，便讓他繼續孤獨吧！不要再詆誹他——加害於一個犧牲者是一種愚昧而殘忍的罪惡。

4

卡夫卡一生中的幾個女人，都為他的生命抹上永不褪祛的色彩。一九一二年柏林的費麗絲(Felice Bauer)，一九一九年布拉格的J·W，卡夫卡亦與她兩度訂婚，二次退却，一九二〇年當他與J·W的婚約尚未解除之際，卡夫卡又結識了維也納的梅蘭娜(Milena Tesenska)，一個有夫之婦。

在兩性的愛情之中，他時而張翅而飛，遠到山嶺，却又突然摔下來。永遠沒有一個完整的愛情故事——一連串的絕望，幸福，自我貶咒和自我折磨。像是秋天裏的一片落葉，永遠在橫風的浮托下，飄宕空中，無法貼落泥土。卡夫卡渴望女人，却從沒結婚。他所尋求的愛都無法以婚姻來獲得。它所引起的苦痛，逼使卡夫卡像一隻受驚的小動物，自掘一條蜿蜒的甬道，以遁避世俗的傷害。「洞穴最可愛之處在於它的寂靜」。卡夫卡

很寂寞——像卡夫卡的世界一樣的寂寞。惟在他一生的最後一年，一九二三年的夏天，他才遇到了快樂，一個十九歲的希伯來少女桃拉（Dora Dymant）。從她身上，這個年已四十的作家才品嚐到真正的快樂，醇醪的愛情生活；她以極度的同情陪伴他，照顧他，像是情婦，又像是女兒。

5

四個女人中，以費麗絲對他的影響最深最大。後來（一九一二年）他自己曾說：「那時，在漫長的一夜之間，傷口霎時綻開了。」在那所謂「費麗絲時代」，倆人的關係既是朋友也是情人，既是追求也是逃避。她曾啓迪他的創作靈感，但結果却驅使他陷入絕望的深淵。不幸這段姻緣却非以兩個戀人的死亡作為結束：費麗絲有足够的強韌再嫁給一個商人，而卡夫卡的病則愈來愈重。日後在信中他這麼說：「我該生存的而竟沒有生存」，這份罪惡感在其後的卡夫卡更為深刻。正如前面我所說的，卡夫卡更加一心一意以寫作來哺取勇氣。後來卡夫卡唸到齊克果的選集：《The Book of the Judge》，發現齊克果的命運與自己的竟是這般相似，而感到強烈的親近性。他的心情我們是可以體會到的。

八月十三日，卡夫卡在布拉格的布洛德寓所，遇見了費麗絲。「那天我去看布洛德，她正坐在桌邊。當時我正找位置坐下，第一次清楚的看了她。等我坐下來，心底便已有了一個堅定的意念。」九月二十日他就發動了首次攻擊：「親愛的鮑爾小姐，或許妳已忘了我是誰。我應該再自我介紹一次：我叫法蘭茲·卡夫卡，就是那天在布洛德家裏跟妳打過招呼的那個人，也就是後來親手把一張張照片隔桌遞給妳的人……」最令卡夫卡動心的不是她的外貌，而是她身上所散溢的那種純女性的氣息。柔和的線條，溫和的個性，正是賢妻良母的典型。他在「給父親的信」中，這麼說道：「一個男人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就是結婚、成家、生子。在這變幻無常的世界上贍養她們。如果可能，再領她們一段路。」可是，結婚的願望始終敵不過對婚姻的恐懼而凋零了。

他在日記上草擬了七條「結婚／不結婚」的得失比較表，「辯論」他是否該和她結合。在第七條他記道：「獨身。也許有一天我會放棄我的職業。結婚，絕無可能。」

6

對我們而言，究竟何以他不能娶他所愛的女人，實在令人難以理解。或許因由「內在的困難」。想到卡夫卡與費麗絲，令人聯想起齊克果與黎貞娜。或許如齊克果的詮釋者 Walter Lowrie 所說的，他們的「反省之力眩惑了直接的或本能的反應」。兩人的心靈經歷極其接近，一樣背荷着自覺的却無法解釋的罪惡感。近似一種「良心」，一種更高程度的意識，而以不安表現出來。

雖然他寫給費麗絲的情書中，搖擺不定地指向婚姻，卡夫卡却一直在傾訴自己的缺點：體質羸弱，容易疲倦，懷疑性能力。「妳是個女孩，需要一位男人，而不是一條在泥巴裏蠕動的蚯蚓。」一九一三年九月十二日，他從布拉格寫信給費麗絲的父親：「我憎惡結婚……我缺少一切過家庭生活所必備的才能和條件。」在他未尋得一條「生命的安全道」之前不能結婚。我認為這是浮面的藉口。事實上，卡夫卡已陷於自我禁錮般的內省生活。他無法與寫作割離，他警告過他的妻子必須忍受「一種修女的生活」。卡夫卡在彼此或彼之間掙扎着。「在床上輾轉到天明，僅有從窗口跳下去是解除痛苦的方法。」於是二度訂婚，二次解除婚約。當一九一七年七月宣告二度訂婚後一個月，卡夫卡從醫生那兒得知罹患了肺結核，卡夫卡咯血了。他把這消息告訴費麗絲時，似乎帶着一種輕慰感。布洛德在卡夫卡傳記裏告訴我們：「他以肺病為藉口，放棄了計劃良久結婚成家的打算。」據他說，他看見卡夫卡流淚，僅此一次，以前或以後都未曾見。

費麗絲寫給卡夫卡的信却從沒有找到。但從他後來的信中看出，她對他們的未來已絕望。費麗絲精神果斷，身體健壯，實際樂觀。這些因素引起卡夫卡強烈的結婚慾望，但也許因為同一因素而使他們分離。過了短短一陣時候，她嫁給了一位德國股商。對卡夫卡而言，這種結果或許從開始就明明白白了。要是結了婚，他得到的不是一位賢內助，而是喪失了一位筆友。

卡夫卡對費麗絲的愛情，使他自己改變不少。在這五年期間，卡夫卡的想像力與創作力達到了巔峯時期；一些他最好的作品，包括「審判」、「蛻變」，以及「判決」（卡夫卡將它獻給了費麗絲）都在這時誕生。

卡夫卡一向特有的風格與氣質，在「給費麗絲的信」中，一樣卓越的顯示出來：文辭簡明平淡，靜靜的敘述（不若杜思妥也夫斯基那般「叫喊」，也不似齊克果那種銳利的「辯證」），看起來像是缺乏藝術性，却能立即激動你的智性與心靈。一針見血，機警而敏感的把握我們所熟悉的現實瑣事，洞穿潛伏其內的畏懼與憂傷，流動着一縷不斷的鄉愁：人何者為真？何處是歇憩之處？六月三日正是卡夫卡逝世五十週年的忌日。卡夫卡扔出的石頭早已落地，而他也走到了石頭落地的一點。但是，對於人類而言，這不是故事的終結。

附錄：作品簡表（僅限於有中譯本之著作）

1. 長篇小說：城堡 (*The Castle*)，熊仁中譯，展鐘出版社。
審判 (*The Trial*)，李魁賢中譯，大業書店。
2. 短篇小說：絕食的藝術家（共收六篇），現代文學雜誌社編譯，展鐘出版社。
蛻變（共收四篇），金溪若中譯，志文出版社。
3. 書 簡：卡夫卡情書選 (*Letters to Milena*)，馬春英中譯，展鐘出版社。
噢，父親 (*Letters to Father*)，張伯權中譯，尚未出版。
罪咎與熱情 (*Letters to Felice*)，張伯權中譯，尚未出版。
4. 寓言與格言：卡夫卡的寓言與格言，張伯權中譯，散見聯合副刊、人間副刊、現代學苑。